

阿红 著



# 漫谈诗的技巧

MAN TAN SHI DE JI QIAO

—

—

—

—

—

—

—

—

—

—

—

—

—

—

沈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藏  
漫 谈 诗 的 技 巧

阿 红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 漫谈诗的技巧

阿红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sub>1/2</sub> 印张：9<sub>5</sub>/8 插页：2  
字数：152,000 印数：1—37,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646 定价：0.70元

## 目 录

要了解生活的一切川流，一切细流………	1
从《琵琶行》和《上井》的创作谈起………	12
用自己的心灵去燃亮生活的烛………	22
生活气息？我这样想………	32
诗的思想与感情………	42
主题思想要有独创性………	51
让诗的通体流动着生命的血液——感情………	61
怎能不选择表达生活感受的角度………	68
诗歌形象的构成与想象………	80
诗，对读者要有亲切感………	95
艺术魅力从这里放射………	109
围绕着“抒人民之情” ……	122
自然亦可，揣摩修饰亦可………	133
诗歌反映现代化建设四想………	143
也说新诗体的创造………	151
从象征派诗论想到“引进”象征派………	156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171
意在言中，神余言外………	189

精神专注，金石为开	195
写景种种	201
比喻要切而新	206
长着翅膀的心之歌	214
——读刘湛秋同志的新诗	
坚实的诗的脚印	222
——谈李松涛同志的诗	
小荷才露尖尖角	230
——读才树莲同志的组诗《我说真话》	
不拘一格降人材	237
——读董宇峰同志处女作	
诗意的感受和表现	250
——读柳云同志的组诗《花蕊似的哨所香了》	
山水诗的用意及其他	258
——谈佟明光同志的山水诗	
阳坡儿，草芽儿青青，花蕾微红	265
读《雁翎歌》	278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282
——读梁谢成同志近年诗作记感	
读晓凡、刘镇诗记杂	292
后记	303

要了解生活的一切川流，一切细流

森森同志：

我上封信，感于你的诗文只有筋骨，没有血肉；只有枝干，没有绿叶，没有花；只有思想，却感觉不到感情，感觉不到心灵的跃动；鉴于你并不是不熟悉农村生活，就向你提出生活的观察和积累问题。

你很快回了信，问我：“那么，该怎样观察生活、积累生活呢？”

我如果说自己并没有多少可资你借鉴的经验，怕冷了你的心。寻思来寻思去，还是借助诗文名家的实践和言论来回答你。

如你所知，文艺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挥笔吟哦，一句句，一行行，好象是从头脑里抽绎出来。那是因为他头脑里有形象记忆、情绪记忆、思考记忆的仓库。未央《驰过燃烧的村庄》，你是读过的。你以为未央真的经历过那骑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忽然一个被火烧着的孩子向我滚

来”，我“跳下马，用大衣裹住那团火，我滚在雪地上，象石磙滚下山坡”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吗？未央说：“我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但类似这样的事是听到过见到过的。我按照可能的情况加以集中的想象和构思，采取最紧要的一个情节，摄照了较为生动的一个镜头。”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再灵的头脑怕也休想虚构得好。写了号称百部《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也说：“在自己这个供想象的后院，谁没有一些最精彩的题材呢！”而这些题材，就是他动笔之前“善于到能够把它发掘出来的地方去推行发掘”的收获。

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仰赖平素观察生活。人虽然都有眼、耳、鼻、心灵，但是不搞写作的人，平素并不认真观察很多东西，并不注意对各种事物态度的内心体验。而搞写作的人则不然；都是搞写作的，也存在差别。巴尔扎克说：“虽然所有的作家都有耳朵，可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运用听觉。”其实“善”与“不善”，也并非先天铸就，还是得力于坚持不懈的锻炼，才能从“不善”到“善”。

生活，是无所不包的。学创作，该注意什么呢？高尔基说：“作家必须了解一切生活的一切川流，川流的一切细流。”并以自己为例，“我是个文人，职业使我必须注意一切细微末节。”

就是说，要观察一切。在观察一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每个事物的特殊性，或叫“个别性”，也就是要注意这一事物和另一事物，如这棵树和那棵树，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差别性。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在人生的一切最特殊、最偶然的事实中，完全认识它的崇高而普遍的意义。”事物的普遍性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个性之中。森森同志，从你的诗文看，为什么一切描写都那么一般化呢？我觉得你就吃亏在没有吃透事物和人的特殊性，个性。道是不知似知之，道是知之真不知。

文学是人学。要熟悉人，也要熟悉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一切。你在农村，写反映农村生活，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诗，就需要熟悉自然界的景物。不仅要熟悉各种庄稼，而且要熟悉很多树、花、小草；不仅要了解各种牲畜、家禽，而且要熟悉很多鸟、兽。叫得出它们的学名和土名以及绰号，说得出来它们的形状、习性、生长规律，以及在各种境况中的情态。这种观察应该是精细的。苏东坡描写蜀葵，“檀心紫成晕，翠叶深有芒。”说明他对蜀葵看得十分真切，难怪许彦周赞他“揣摩刻骨。”而你笔下的小草，只是“青青的绿草”，“高高的草”，“霜打的草”，笼统统统、模模糊糊。莫泊桑说：“为了形容草原

的树或燃烧的火，我们要站在这个树或火焰前，直到我们觉得它不象别的树或别的火焰为止。”歌德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长期对自然景物做了细致的观察，逐渐把它熟悉在心。”都告诉我们要观察细，要“吃透”。这是说观察植物。再看对动物的了解。果戈理在生活笔记里就记载着：“浅毛的狗——光滑的，尾巴和腿上有很长的毛。这是生着黑肉的，长毛的狗——整个的身上生着很长的毛。克里米亚种——有很长的下垂的耳朵。布鲁加种——耳朵和毛都竖着。”还记着很多狗的绰号。没有这样的原始观察，就很难涉想他在《死魂灵》里对地主罗士特莱夫的狗写得那么维妙维肖。这里，我还向你介绍英国诗人拜伦一件事。他到君士坦丁堡去旅行。一天在野地里，偶然看见一条狗吞食着一具人尸，又吃肉，又啃骨头。诗人并没有掩鼻而过；他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看起来。有人说，看这做什么？后来诗人在名作《唐·璜》第八篇《伊斯麦尔的袭击》中对那些恐怖场面的描写，就是以这次目睹情景作为生活依据的。可见平素积累生活，往往能“无心栽柳柳成荫”。

认识和把握景物的自然状态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注意自己和其他人在不同心情下对景物的感觉和印象。韩愈客居江边，晚上睡不着觉，听

江水滔滔，为诗云：“浩浩复荡荡，滩声抑更扬。”黄鲁直评曰：“非谙客里夜卧，饱闻此声，安能周旋妙处如此耶！”这水声是他感觉中的水声，是和他思乡之情绵绵相连的水声。艾青年初南行，伫立宾馆窗前，观看风雨轻掠，旋又阳光映照的林木。他将自己的观察写在《绿》中，说“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其实，风、雨、流水、阳光何尝绿，这绿是这些东西与浓密的林木相系起来在诗人头脑中所唤起的印象。诗人写景，不是为景摄影，那是刻板的景，是“死”景。诗人笔下的景物，应是感觉中的景物，经过自己感情润泽的景物。因此，在平常的日子里，要留心自己在或愉悦、或愠怒、或兴奋、或悲伤的种种情绪控制下对特定环境中景象的感觉和印象。

诗人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观察景物时，头脑要活动起来，要注意由景物引起的联想和想象。艾青在广州越秀公园观赏金鱼，喜悦地说：“你看，多象刚才那一树象牙红撒落在池水里！”待到一个落了几片鞭炮碎纸的大玻璃缸前，又惊讶地说：“金鱼浮到水面上来了！”原来奇比妙喻不一定都是构思时驰骋想象才创造出来的。即景即情去联想，设喻更易恰切，有生气；事过境迁，易致事倍功半。

上面说的环境还只是自然环境。各条战线的诗歌作者，还有自己的劳动环境、工作环境。对这些的描写，可以依此类推。我想说的是，尽管并不需要用诗去介绍科学知识，去描述生产设备的功能和操作规程，然而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一般知识。不然，说不定在诗里会闹笑话呢！

我们在一个地区生活，还要熟悉这个地区历史、传说、风俗习惯。这不仅有助于今天的生活，而且有一些东西就能激荡起你的情绪，燃着诗的火花。还要熟悉当地人们的家庭环境，不同家庭的不同陈设，不同性格、爱好的人不同的衣着装饰。这都是很能体现人物个性的。年轻的果戈理离家后，曾多次去信祈求他的“有精细的观察力”的母亲告诉他：“关于乡下的守旧的服装的充分描写，从罩在上面的衫子直到脚下的靴子，还有农家姑娘所穿的衣服的普通名称，还有婚礼的详细叙述，不要漏掉一个微小的款目；还有可怕的故事、传说，这一切对于我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东西。”显然，果戈理为在家时这些了解不细而感遗憾，弄得现在恳求母亲。森森同志，也许你以为写小说要囊括万物，而写诗就不需要吧？不！要熟悉这一切。想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想想闻捷的《天山牧歌》，你定会觉得这绝不是多余。你的诗正是缺乏这些东西，少了乡

土特色和生活气息。

顶重要的当然还是熟悉人。“诗言志”。杜勃罗留波夫也说：“在抒情的作品中，表现了某种现象在诗人身上唤起的自然的感情。在这里，主要的不在于感觉本身，而在于外界给予的印象所发生的内心感应。”因此，就需要作者注意自己和其他人在各种特定环境中的情绪、感情、愿望；注意在这种特定心情控制之下所显示出来的音容举止，所做出来的相应的行体动作。对由此产生的情绪记忆、形象记忆，积累得越细致、越丰富，对于创作越有利。据李季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一九四八年夏，他曾背着腿上有伤的闻捷涉过延河，一脚没有踏稳，身子一歪，都摔倒在河里。十五年后，李季写了《向昆仑》。其中“手挽手蹚涉雨后的延河，又一同背起背包走向前线”，就是写这段经历的。是书法家也吟诗的林散之，八十高龄，卧病在床，仍闭目琢磨书法的结构和布局，用手指在肚皮上划字。事后，写成了一首七绝：“几夜昏沉神出舍，虚窗良月乱纷纷，回环念绝平生字，腹上深留指爪痕。”心情、细节，都取自自己的亲身经历。英国诗人济慈写《安狄米恩》时，为了解跳进大海时的感觉，情绪状态，了解海底的情况，他亲身跳下海去。他说：“因此，我对大海的深浅、海中的流

沙和礁石的熟悉的程度，就远比停留在绿色的海岸上，吹着一支笨拙的口笛，喝着清茶，倾听着舒心的意见，要深刻多了。”尽管这是临时抱佛脚，但，还是抱了好。在生活中观察自己的同时，要观察周围的人。杨朔说他“经常观察人的活动”，“注意的常是性格上比较有特点的人。我注意他了，就尝试着从他的外表、举动、语言以及生活习惯上去更多地掌握他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多方面表露出来，即使是一个动作，一点爱好，也会是性格化的。我注意的是人的性格，但我特别注意的却是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杨朔散文中那些刻画人物的动人笔墨，正是来源于这种日积月累的关于人的观察。森森同志，你写的诗，为什么总也写不出抒情主人公的感情呢？为什么总拿不出来显示人物心情的闪光的细节呢？我认为主要还不在于表达能力，而在于你没有把握住抒情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中思想感情和由于这种特定的思想感情，作为内在的动力，所产生出来的外在神态与形体动作。其原因，就在于平素对自己和其他人在受到特定事物冲激时或环境变化时所引起的情绪变化及其外在表现，没有回头想一想，从而在自己脑海深处打下深深的烙印。这种记忆越丰富，你在表达感情时获得的自由也越多，动人的语言，传神的

细节，生动的形象也越多；选择新颖而恰切的角度，进行创造性构思的机会也越多。

“艺术没有思想，就象一个人没有灵魂——是一具死尸。”别林斯基这话似乎吓人。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一个时代的诗的总体，总要表现出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最强烈的时代精神。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诗歌，无疑要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分析新时期的生活，研究新时期的课题，表达新时期人民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坚定意志和破除一切阻碍现代化建设的旧习惯势力的革命精神。但是这种思想既不是先就确定了而后寻求形象去图解，也不是先有了某个画面而后追加思想。一般说，不是这样的，在生活中，这种思想就是诗人对激发他感情涟漪以至洪波的事物的思考。他感受着事物，同时也思考着事物。今年初艾青海南之行，在轮船上，默默地面对着大海发呆，自言自语地说：“终有一天，海水会变成甜的！”这是哲理的思考，是丑必败，美必胜的生活信念。这句话后来就化成了《海水和泪》（《诗刊》一九七九年五月号）的主题思想。方冰看了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烈士的狱中答辩书，联想到今天社会上某些人的表现，曾几次和同志们说，张志新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人的嘴脸。后来他写成了诗《大镜子》

（《鸭绿江》一九七九年九月号），说这面镜子今天照见了“踩着你的尸体高升的”，“企图用眼泪洗净血手帕的”，“借颂扬你去捞取稻草的”“苟苟营营的一群”。一个革命诗人，他生活在人民的大海，总要倾听大海的涛声：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总要和人民一起思考关系我们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四化建设的问题。这种思考或早或迟就可能变成他的诗歌的主题。倘使在生活中爱憎不鲜明，头脑不转动，浑浑噩噩，庸庸碌碌，那他写的诗就难以有什么新意。

森森同志，你读到这里，也许会说在生活里要观察，要记忆这么多东西，能记得住吗？这是个问题。但是，记忆能力也是靠经常锻炼能够不断增强的。有的诗人眼睛那么多闪几下，就有一只神手把对象摄取到脑海深处储备起来。有的诗人就借助笔记本。据我们所知，当代诗人艾青、公刘就有。我国唐代诗人李贺随身带着诗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英国诗人拜伦记日记，他不拘形式什么都记，其中不少稍加整理就变成了诗。

是的，要在创作上有成就，确实要在观察、思考、积累生活上下功夫，下硬功夫。不能期待天赐灵感，笔下生花；好诗总是最顽强劳动的收

获。

森森同志，上面介绍的都是诗文大家的经验，也不知道介绍是否有误，你且参考。

阿 红

1980.4 沈阳

## 从《琵琶行》和《上井》 的创作谈起

还是从诗人的创作实践说起。举二例。一例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

白居易的《琵琶行》，在当时就是一篇和《长恨歌》一起被“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好诗，传至今天，仍然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现在，我们要了解的是，这首诗是怎样种孕的呢？

白居易自己在这篇诗的《序》中说：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从诗人的序文中，我们得知：现实生活中琵